

史記故事
選譯 (二)

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
THE STORIES IN SHI JI (II)

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讀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

史记故事选译

SHIJI GUSHI XUANYI

(二)

张友鸾 选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目 次

陶朱公·····	1
穰苴执法·····	12
伍子胥·····	19
冯驩弹铗·····	36
范雎入秦·····	48
诗人屈原·····	64
贯高不轻然诺·····	76
冯唐论将·····	84
神医扁鹊·····	92
冒顿单于·····	104
张骞通西域·····	116
淳于髡·····	131
优孟衣冠·····	138
河伯娶妇·····	144

陶 朱 公

范蠡是春秋时越王句践的主要谋臣。他为句践策划一切，指挥军事，灭了吴国，称霸中原。后来功成身退，弃官经商。到了陶地，改名换姓，叫做陶朱公。

范蠡的政治业绩，在《越王句践世家》篇中，和句践事迹，同时叙述。范蠡的商业经营，在《货殖列传》篇中，也曾论及。

本篇是《越王句践世家》的最后部分，写的是陶朱公和他三个儿子的故事。陶朱公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罪，被判死刑，陶朱公决定派小儿子带千镒黄金前往营救。但大儿子坚持要去，陶朱公没法，只得派大儿子去。结果因为大儿子舍不得千镒黄金，断送了二儿子的性命。事后陶朱公指出，大儿和小儿对钱财有不同的看法，是由他们长期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本文能选进本书，主要也在于这一点。至于陶朱公采取行贿的办法以求赦免其儿子死罪，以及其大儿、小儿对钱财的看法，都是应该批判的。

【原文】

范蠡（礼 II，楚国人）事（侍奉）越王句（句 gōu）

践(越王允常之子,又称莒执,公元前497—前465年在位),既(已经)苦(困苦)身戮力(并力、尽力),与句践深(透切深入)谋(策划)二十馀年,竟(终于)灭吴,报(报复)会(快 kuài)稽(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)之耻(吴国曾经打败越国,把句践囚禁在会稽);北渡兵于淮,以临(进逼)齐、晋;号令(发号施令)中国,以尊周室(周王朝)。句践以霸(各国诸侯的领袖),而范蠡称(称号)上将军。还(指收兵回去),反(同返字)国,范蠡以为大名之下,难以久居(享有);且句践为人,可与共患(患难),难与处(楚 chǔ,共处)安(安乐)。为书(写信)辞(辞别)句践曰:“臣闻:‘主忧臣劳,主辱臣死’。昔者,君王辱(受侮辱)于会稽,所以不死,为此事(指报仇)也。今既以(同已字)雪耻,臣请从(指按照律例)会稽之诛(杀)。”句践曰:“孤(帝王自称)将与子(对人的敬称)分国而有之。不然,将加(施加)诛于子。”范蠡曰:“君行令(命令),臣行意(意愿)。”乃装(收拾起来)其轻宝(犹如说细软)珠玉,自与其私徒属(家眷和伙伴),乘舟浮海(飘海)以行,终不反(同返字)。于是句践表(标识表扬)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(一邑的钱粮赋税作为俸禄)。

范蠡浮海出(这里指去到)齐,变姓名,自谓“鸱(痴 chī)夷子皮”(鸱夷,皮袋。吴王夫差杀伍子胥,用

鸱夷盛了，丢在江里。范蠡说自己的罪同伍子胥一样，所以取这个外号)。耕于海畔(海边)，苦身戮力，父子治(治理，指劳动经营)产(产业)。居(停留)无几何(没有多少时候)，致(得到)产数十万。齐人闻其贤(才能)，以为相(向 xiàng, 相国，为百官之长)。范蠡喟然(叹口长气的样子)叹曰：“居家则致千金，居官则至卿相(上卿和相国，指高级官员)，此布衣(平民书生)之极(顶点)也。久受尊名(高贵的名位)，不祥。”乃归(还)相印，尽散其财，以分与知友(相知的朋友)乡党(乡亲)，而怀(怀藏)其重宝(贵重的财宝)，间(建 jiàn)行(走偏僻的小路)以去，止(停留下来)于陶(今山东省肥城县西北)，以为此天下之中(中心)，交易有无之路通，为生(指经营)可以致富矣。于是自谓“陶朱公”。复约要(腰 yāo, 约定)：父子耕畜，废居(储存)候时(指等候物价上涨)，转(转手，卖的意思)物逐(追求)什一之利(十分之一的利润)。居无何(没有多久)，则致资累(累积)巨万(万万，形容数目极大)。天下称陶朱公。

朱公居陶，生少子(小儿子)。少子及壮(壮年的时候)，而朱公中男(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)杀人，囚(监禁)于楚。朱公曰：“杀人而死(犹如说杀人偿命)，职(本分)也。然吾闻千金之子(有钱人家的儿子)不死于市(指处死刑。古时执行死刑，一般在市

集上。”告其少子往视之。乃装(包装)黄金千溢(通镒字,一镒是二十两),置褐器(粗糙黄黑色的器皿)中,载以一牛车。且(将要)遣(派)其少子。朱公长(掌zhǎng)男(大儿子)固(坚持)请(请求)欲行,朱公不听(不应允)。长男曰:“家有长子曰‘家督’(家庭的总管、监督)。今弟有罪,大人(这里是对父亲的称呼)不遣,乃遣少弟,是吾不肖(不贤)。”欲自杀。其母为(替他)言曰:“今遣少子,未必能生(使他活命)中子也,而先空(白白地)亡长男,奈何?”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。为(指书写)一封书(信)遣(畏wèi,送给)故所善(老朋友)庄生(有姓无名,犹如说庄先生)。曰(指陶朱公对大儿子说):“至(到了那里),则进(奉上)千金于庄生所(住所),听(tīng,听任)其所为,慎(警诫的话,犹如说务必)无与争事(争执)。”长男既行,亦自私赍(基jī,携带着)数百金。至楚。庄生家(住家)负郭(背靠外城。郊外,离城不远),披(覆盖着)藜藿(掉diào,可以吃的一种草,贱菜)到门,居甚贫。然长男发(打开)书,进千金,如其父言。庄生曰:“可疾(快)去矣,慎毋(不要)留。即(倘使)弟出(指出狱),勿问所以然。”长男既去,不过(不再访视)庄生而私留(停留),以其私赍献遗(馈送)楚国贵人(贵族)用事者(当权的)。

庄生虽居穷阎(犹如说贫民窟),然以廉直闻

(出名)于国，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(把他当做老师一样的尊重)。及朱公进金，非有意受也，欲以成事(把事办成)后复归之(还他)以为信(凭证)耳。故金至，谓其妇曰：“此朱公之金。有如(倘使)病不宿诫(急病死了，不能交待)，后复归，勿动！”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，以为殊无短长(不起作用)也。

庄生间(尖 jiān)时(适当的时机)入(指入宫)见楚王，言“某星宿某(古人迷信，认为星球运行，不在常轨，现象会反映到人事)，此则害(有祸事)于楚。”楚王素(向来)信庄生，曰：“今为奈何？”庄生曰：“独(只有)以德(做好事)为(因而)可以除之(使之消失)。”楚王曰：“生(先生)休(休息)矣！寡人(古代诸侯对下的自称)将行之(照办)。”王乃使(派遣)使者封(封闭)三钱之府(古时以赤、白、黄为三钱。三钱之府，意如国库)。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：“王且(将要)赦(大赦)。”曰(这里指长男问)：“何以(怎么知道)也？”曰(这里指贵人答)：“每王且赦，常封三钱之府。昨暮王使使封之(怕人预知将要大赦，去抢三钱之府，纵被判罪，将被赦免。所以在赦以前，把三钱之府封闭)。”朱公长男以为：赦，弟固当出也。重(重视)千金虚弃庄生，无所为(没有意义)也，乃复见(探访)庄生。庄生惊曰：“若(你)不去邪(耶 yé)？”长男曰：“固未也。初为事弟(弟弟的事情)，弟今议自赦，故

辞生去。”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，曰：“若自入室取金。”长男即自入室，取金持去，独自欢幸。

庄生羞(耻于、羞恼)为儿子(孩子，指男性)所卖(欺骗)，乃入见楚王曰：“臣前言某星事，王言欲以修(实行)德报(回答)之。今臣出，道路(路上，这里犹如说外面)皆言，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，其家多持金钱赂(路 lù，贿赂)王左右，故王非能恤(体恤)楚国而赦，乃以朱公子故也。”楚王大怒曰：“寡人虽不德耳，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(给予仁慈)乎！”令论(判决)杀朱公子，明日遂下(颁布)赦令。

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(死亡，这里指丧具、尸首)归。至，其母及邑人(当地的人)尽哀之，唯朱公独笑曰：“吾固知必杀(指致之于死)其弟也。彼非不爱其弟，顾(但)有所不能忍者也。是少(小时候)与我俱(在一起)，见苦(劳苦)，为生(从事生产)难，故重(重视)弃财(花钱)。至如少弟者，生(出生以来)而见我富，乘坚(结实，指好车辆)、驱良(指好马)、逐狡兔(指打猎)，岂知财所从来，故轻弃之，非所惜吝。前日(早先)吾所为欲遣少子，固为其能弃财故也。而长者(指大儿子)不能，故卒(终于)以杀其弟。事之理也，无足悲者。吾日夜固(本来)

以望其丧之来也。”

故范蠡三徙，成名于天下，非苟(随便)去而已，所止(到)必成名。卒老死于陶，故世传曰陶朱公。

【译文】

范蠡在越王句践手下任职，勤奋努力，吃了很多苦，和句践共同深入地商量策划了二十多年，终于灭掉吴国，报了句践当年会稽的耻辱。以后又向北进兵，渡过淮河，紧逼齐国和晋国；进而对各国诸侯发号施令，尊奉周王朝。句践做了霸王，范蠡被任为上将军。得胜回国后，范蠡感觉到：名气大了，长久难保；而且句践为人，可以共患难，不可以共安乐。于是就写了一封辞职的信给句践说：“臣听说：‘主上心中忧，臣子忙不休；主上受辱耻，臣子该万死。’想当初，大王在会稽受辱，臣所以没有死，为的是要报仇雪耻。如今仇已经报了，耻也雪了，按照老规矩，臣应该负会稽的罪责，请大王赐死吧！”句践说：“孤王要把越国的江山，分一半给你。要不然的话，就杀了你。”范蠡说：“主上用命令行事，臣子用自己的意志行事。”于是就将细软珠宝，打迭包装，带着家眷和随从人等，坐船从海道走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句践就把一座会稽山，封做范蠡的奉邑，作为表扬和报酬。

范蠡从海上到了齐国，改名换姓，自称“鸱夷子皮”。在海边父子一同种地，勤奋努力，吃了好些苦。不多久，财产弄到几十万。齐国人听到他有才能，任命他做相国。范蠡深深地叹口气说：“坐在家里能弄到千金财产，出外为官就做到百官之长，一个书生能这样，也就达到顶点了。长远享受尊贵的名号，是不吉利的。”于是就退还了相国印绶，辞官不做；把家财都分散给相好的朋友和乡亲们；挑选了贵重的财宝，随身携带，悄悄地从偏僻的小路走了。到了陶地，留住下来。他认为这里是天下中心地点，交易买卖，和各地相通，从事经营，可以致富。他又把自己改名叫做“陶朱公”。又规定了：父子种田，养牲口；囤积商品，等候时机，然后卖出，争取能得十分之一的利润。又没有多久，弄到不少财产，积累起来，有万万之多。天下都称道陶朱公。

朱公在陶地，生了一个小儿子。小儿子到了壮年，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，囚禁在楚国。朱公说：“杀人偿命，原是本分。但是我听说：有钱人家的儿子，不死在市集上。”告诉他的小儿子，到楚国瞧瞧去。打迭了黄金一千镒，装在粗糙的黄黑色器皿里，用一辆牛车载着。正要派他小儿子上路，朱公的大儿子知道了，坚决要求去。朱公不应允。大儿子说：“家有长子，叫做‘家督’。现在弟弟犯了罪，父亲不派我去，倒派小弟弟去，那是我不好了。”说着，就要自杀。他母亲代他说：“现在派小儿子去，未必能救活二儿子，

先白白死了一个大儿子，怎么好呢？”朱公没有办法，只好派大儿子去。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，教大儿子带去，嘱咐说：“到了那里，把这千镒黄金，送到庄先生的家里，随他怎么办，千万不要和他争论。”大儿子走的时候，私自也带了几百金子。到了楚国。庄先生家住在近郊，门口种了一大片野菜，瞧样子生活得很穷苦。大儿子照着父亲嘱咐的话，把信打开，送上黄金千镒。庄先生说：“你可以赶快走吧，千万不要停留。即使你弟弟从监牢里放出来，也别问所以然。”大儿子离开庄家，却并没有远走，暗自停留下来。他把私下带来的黄金，分送给楚国那些当权的贵族。

庄先生虽然住在贫民窟里，但是他的清廉正直，在全国却是出了名的，从楚国国王以下，都把他当作老师一样的尊重。朱公送他的金子，他并非有意接受，只想在事情办成之后再归还，暂时留下不过表示应允罢了。所以金子送到之后，他和老婆说：“这是朱公的金子。如果我得急病死了，不能交待你，记着以后归还他，不要动他的！”朱公的大儿子不知道他的意思，认为他并不起什么作用。

庄先生找了适当的时机，进宫去见楚王，说：“天上某星的位次走到某处了，对楚国不利，将要发生灾难。”楚王向来信任庄先生的，就问：“现在该怎么办呀？”庄先生说：“只有做好事，可以消除它。”楚王说：“先生休息吧！寡人这就照办。”于是楚王派遣使者，

封闭了三钱之府。楚国的贵族们得到消息，吃惊地告诉朱公的大儿子说：“国王就要大赦了。”大儿子问：“怎么知道的呀？”回答道：“国王每次大赦，总要先封闭三钱之府。昨天晚上，国王派遣使者又把三钱之府封闭了。”朱公的大儿子认为：既然大赦，弟弟一定得到释放的。很重视那千镒黄金，白送给庄先生，毫无意义，就再去见庄先生。庄先生吃了一惊说：“你没有走吗？”大儿子说：“确实没有走。早先原是为了弟弟事情来的，如今听说要大赦了，弟弟自然释放，所以特来向先生告辞。”庄先生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拿回他的黄金，说：“你自己进屋去取金子吧。”大儿子就自己进屋去，取走了金子，暗自高兴。

庄先生被一个孩子欺骗了，觉得很羞恼。就再进宫去见楚王，说：“臣上次说某星的位次那件事，大王要实行做好事去回答它。臣在外面，现在却听见纷纷传说，陶地的大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了人，囚禁在楚国，他家里拿了很多的钱，收买大王身边左右的人。大王要施行大赦，并不是为了体恤楚国人，而是为了朱公的儿子的缘故。”楚王大怒说：“寡人虽然没有什么恩德嘛，又何至于因为朱公的儿子的缘故大赦哩！”就下令杀了朱公的儿子。到了第二天，才颁布大赦令。

朱公的大儿子终于只带着他弟弟的尸首回家。到家，母亲和当地人都很悲痛，只有朱公一个人笑道：“我本来料到他去会送弟弟性命的。他不是不爱

他的弟弟，但是他有忍耐不住的地方。他小时候和我在一起，见到劳动很苦，感到谋生不容易，所以很看重钱财。至于小弟弟哩，生下地就看见我富有，只知驾好车，骑好马，出外打猎赶兔子，哪里知道钱财的来处，所以随便花费，毫不吝惜。原先我所以要叫小儿子去，就是为的他能舍得花钱这个缘故。大儿子办不到，结果是送了他弟弟的命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可以悲痛的。我日日夜夜早就等着二儿子的遗体运回来啦。”

所以范蠡三次迁移，驰名天下。不是马马虎虎去就算了，所到之处，一定有所作为，因此驰名。后来年老死在陶地，所以世人相传叫他陶朱公。

穰苴执法

这是《司马穰苴列传》的主要部分。穰苴姓田，因为后来官拜司马，所以称司马穰苴。

田穰苴是春秋时有名的兵法家。通过这一篇可以看出，他讲的兵法第一条，是严格的纪律。纪律规定：监军尽管是“君之宠臣，国之所尊”，如果违犯军法，该杀就得杀；使者尽管是奉君令而来，如果违犯军法，也得受处分。执行了这样的纪律，再加以军事训练，团结好全军将士，就可以使弱兵变为强兵，战胜敌人。

国有国法，军有军法。要富国强兵，必须认真地执法和守法。

【原文】

司马（最高级军官）穰苴（壤居 rángjū）者，田完（陈厉公的儿子。因为政变，逃到齐国，改姓田。后来他的子孙夺取了齐国的政权，历史上称做“田齐”）之苗裔（义 yì，后代子孙）也。齐景公（齐国诸侯，姓姜名杵臼，公元前547—前490年在位）时，晋（晋国）伐阿（今山东省东阿县、阳谷县中间的阿城）、甄（今山东省定陶县一带），而燕

(燕国)侵河上(黄河故道南岸地,今山东省北境),齐师(军队)败绩(溃败)。景公患之(为此忧愁害怕)。

晏婴(齐国大夫,是高级官员)乃荐田穰苴,曰:“穰苴虽田氏庶孽(旧时指偏房生的,身分低贱),然其人文能附众(受民众信任),武能威敌(威慑敌人),愿君试之。”景公召(召见)穰苴,与语(谈论)兵事,大说(yuè,通悦)之,以为将军,将(匠 jiàng,率领)兵扞(抵抗)燕、晋之师。

穰苴曰:“臣素(向来)卑贱,君擢(选拔)之间伍(闾里,指平民)之中,加之大夫之上,士卒未附,百姓不信(信任),人微权轻。愿得君之宠臣(宠爱的臣子),国之所尊,以监军(稽核督导军事的官员,当时是临时性质),乃可。”于是景公许之(答应他),使(派遣)庄贾(齐国的大夫,齐景公的宠臣)往。

穰苴既辞,与庄贾约曰:“旦日(明天)日中(中午)会(集合)于军门(营门)。”穰苴先驰(快走)至军,立表(古代没有钟表,在太阳下面竖立一根木头,看它的影子来算计时间。这根木头叫做表)下漏(古代用铜壶盛水,壶底穿孔,壶中立箭,上刻度数,壶水渐漏,箭上度数渐露:用这个方法来看时刻,名叫铜壶滴漏,也叫刻漏,省称叫漏。下漏,指把水灌进铜壶)待贾。贾素骄贵,以为将(匠 jiàng)已之军而已为监,不甚急;亲戚、左右(亲密的朋友和下属)送之,留饮。日中而贾不

至。穰苴则仆表(把竖立看日影的木头放倒)决漏(把铜壶里的水放掉),入(指进入营内),行军(开始战备军事行动)勒兵(指挥部队),申明(宣布)约束(互相约定共同遵守的纪律制度)。约束既定,夕时,庄贾乃(这才)至。穰苴曰:“何(为什么)后期(迟于约定时间)为(表示诘问的语气)?”贾谢(表示歉意)曰:“不佞(泞 nìng, 不佞, 原是自称的谦词, 这里却是谢词), 大夫亲戚送之, 故留。”穰苴曰:“将(将领)受命之日, 则忘其家; 临军(来到军队)约束, 则忘其亲; 援(拿起)枹(浮 fú, 鼓槌)鼓之急, 则忘其身。今敌国深侵, 邦内骚动, 士卒暴露(在露天之下, 受日晒露湿)于境(指边界上), 君(指主上)寝不安席, 食不甘味, 百姓之命皆悬于君(这里是敬称, 犹如说您), 何谓‘相送’乎!”召军正(军法官)问曰:“军法, 期(约定时间)而后至者云何(该怎么说)?”对曰:“当斩。”庄贾惧, 使人驰报景公求救。既往, 未及反(同返), 于是遂斩庄贾以徇(示众)三军(当时军队组织, 分上、中、下三军)。三军之士皆振(通震)栗(惊恐)。

久之(指隔了一段时间以后), 景公遣使者持节(传达君主命令的标识凭证物)赦(社 shè, 免罪)贾, 驰入军中。穰苴曰:“将在军, 君令有所不受。”问军正曰:“军中不驰; 今使者驰, 云何?”正曰:“当斩。”使者大惧。穰苴曰:“君之使, 不可杀